

第六章 〈入〉字頭的衰退

從第六章開始，我們將分聲母、韻母、聲調三個面向探討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根據第五章相距 33 年間的兩份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的「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七個字音的共時變異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我們以此推論以下的社會方言學所證明的共時變異是歷時變化在共時方言的反映，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我們也同時對這些方言現象的所以然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本章討論〈入〉字頭聲母的衰退。

6.1 文獻紀錄與字類

6.1.1 〈入〉字頭變化的文獻紀錄

〈入〉字頭相當於中古的〈日〉母，中古的〈日〉母閩南語白話音變成 h-，如「耳」hinn⁷[hĩ]，但文讀音一律唸成〈入〉字頭。另外，〈入〉字頭也有一小部分來自〈喻〉母(如「愈」ju²、「喻」ju⁷…等)或〈精〉系聲母(如「字」ji⁷)。

所有的漳泉閩南語的早期韻書，包括泉州最早的韻書黃謙《彙音妙悟》(1800)、漳州最早的韻書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都一致記載著閩南語有十五個字頭(聲母)，在閩南語傳統聲韻學中，「聲母」謂之「字頭」(ji⁷thau⁵)，閩南語的聲母音位有十五個，謂之「十五音」(sip⁸ngo²im¹)。而〈入〉、〈柳〉、〈語〉分立，並沒有發生合流現象。學者對於共同閩南語聲母的擬音也沒有什麼異見，大概和現代保存〈入〉字頭聲母的方言一致：〈入〉唸 j [dz/z]、〈柳〉唸 l、〈語〉唸 g。

根據調查，閩南語〈入〉字頭有三種主要的變體：j [dz/z]¹、l [d/l]、g。現代方言中凡是唸成 l-的都和〈柳〉字頭的 l-混同了，但是唸成 j-的都和〈柳〉字頭的 l-對立。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原理，已經混同的字類是不能按原來的分別重新分為兩個字類的，因此運用比較構擬法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的證明 j-變體是比較存古的形式。

另外唸成 g-的都混入〈語〉字頭的 g-了，而且只有在介音-i-前面的才會唸成 gi-，如「字」gi⁷；在其他的環境下通常還是唸成 j-，如「熱」juah⁸，不唸成 *guah⁸。由此可見 j→g 是有條件的，我們運用內部構擬法，也可以證明是 j→g，而不會是 g→j。

¹ j 是台灣閩南語羅馬字通行的正書法，我們借用來涵蓋[dz]或[z]兩種方言變體，本論文於必要時用羅馬字抽象地涵蓋幾個音值不同的音位。

由此我們已經很有理由重建共同閩南語〈入〉、〈柳〉、〈語〉是分立的三個聲母，混同是後來的方言現象。

現代閩南語，包括泉州、廈門、台灣，甚至漳州的調查報告都報導了〈入〉字頭衰退，其涵字混入其他字頭的現象。其消失的過程有可靠的文獻紀錄。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1873)的〈附錄三〉首先記載了泉州、晉江的〈入〉字頭唸 l，與〈柳〉合流，但廈門〈入〉j-與〈柳〉l-仍分立。小川尚義(1907:210)說廈門、漳州〈入〉字頭唸 z，但泉州、同安 dz 和 l 並存。周辨明(1930)記載的廈門音 dz 和 l 是分立的，並且還說 dz-有一個鼻化的變體 nz-(即〈入〉字頭接鼻音韻核時所發的音)，那是一個鼻化擦音，而不是 n 接著 z。但是羅常培同時期做的調查報告《廈門音系》卻說他所調查的林先生「凡是[dz]聲母都變成[l]聲母，並沒有一個例外。」(羅常培 1931:8) 由上引文獻記載看來，j→l 這條規律，大概是十九世紀以前就開始了，以泉州為中心逐漸向廈門擴散，大約 1930 年代以前已經擴散到廈門了，同時的廈門 j/l 是並存的。但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1)正式廢除了 j，〈入〉字頭聲母全部標成 l。這標示著二十世紀末期廈門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了。而泉州市當然更早就變成 l 了，現在已經聽不到 j，全部變成 l 了(王建設 1994(上):34)。

字典、辭典通常規範性大於描寫性。杜嘉德雖說泉州、晉江的〈入〉字頭唸 l，但在字典的本文泉州音仍標示為 j。

台灣基督教傳教士所做的辭典及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辭典通常都是以〈入〉、〈柳〉分立的老廈門音為閩南語的標準音(norm)，即使在台灣編輯的閩南語字典，也不一定能夠反映台灣閩南語的語音事實，所以方言學的參考價值比較低。

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在〈例言〉說：「本書的發音全部根據著者的故鄉台南市的發音。」根據我們的調查，台灣南部大部分〈入〉字頭唸 j[z/dz]，唯獨台南市區唸 l。照作者的編輯原則，他的字典應該沒有〈入〉字頭了？但是他在該書的緒論〈台灣語概說〉中卻又說：「[dz]…的音泉州人和廈門人發 l 音，我也發 l 音，但[dz]相當於中古漢語的日母字，羅馬字化時以歷史拼音法(歷史仮名遣い)保存下來較方便。」(王 1957:21)換言之，即使是標榜描寫語言學原則的語言學家所做的字典也要考慮語音規範問題，而以標準音(norm)取代實際的音讀。

所以我們認為辭書之類的歷史文獻往往為了實用上的語音規範或歷史保存的目的，把瀕臨消失或甚至已經消失的音讀區別保存下來。它們所紀錄的方言事實往往是比较保守的，但辭書上的序文、附錄之類的說明反而能夠記載方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旁徵博引，把許多的文獻紀錄排比下來，語言演變的過程，如上文所述〈入〉字頭聲母的演變軌跡還是可以考察出來的。

綜合上引文獻紀錄，我們認為〈入〉字頭聲母最古老的唸法是 j。誠如小川尚義所觀察的，漳音多唸成擦音[z]，而泉音多唸成塞擦音[dz]。

根據我們在台灣所做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偏漳方言的確大部分唸成[z-]，在齊齒介音之前同化為[z]，但部分新漳腔方言在介音-i 之前變成[g-]；保守的老泉腔方言的老年層尚保存[dz-]讀，但新泉音變成[l-]。另一種是漳泉折衷型，林珠彩(1995:195)的調查記載了高雄小港方言的〈入〉字頭聲母，老年層差不多都唸[dz]，但隨著年齡的下降，音讀有了分化，在齊齒音之前變成新漳音 g(i)，但在合口音之前變成新泉音 l(u)，[dz]在青年層完全消失。在合口音前 j→l 可以說是不分漳泉的共同音變趨勢。

由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的報告看來，台灣閩南語的〈入〉字頭正呈現三個變體互相競爭的局面，即古老的 j 和兩個新變體競爭，而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也在進行競爭。以下的社會方言調查顯示古老的 j-變體正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越來越少人使用，印證了文獻紀錄所顯示的演變趨勢；g 變體曾經企圖竄升，卻輸給了新泉音 l-。整體說來，台灣閩南語〈入〉字頭聲母是在崩潰之中，正趨向於變成 l-，和〈柳〉字頭混同。

6.1.2 〈入〉字頭的字類

雖然〈入〉字頭聲母是在崩潰之中，但是並不是每個字崩潰的速度都一樣，本文將證明〈入〉字頭是根據韻母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速度，因而〈入〉字頭還可以再細分為幾個次範疇。

〈入〉字頭的字類主要是根據介音的不同如分類，閩南語的介音有 i 和 u 兩個，傳統漢語聲韻學有 i 介音的韻母叫做「齊齒音」，有 u 介音的韻母叫做「合口音」，而沒有介音的韻母叫做開口音。因而根據介音可以分為三個字類，其中以齊齒韻的字最多，而開口韻的字最少(如表(1)所示，只有泉腔方言可以配開口韻 ə 或 e，這個字類漳音唸成合口韻)。

此外我們也發現，鼻音韻尾對於〈入〉字頭音讀變化的速度也有影響，有鼻音韻尾的韻母叫做「陽聲韻」，本章將證明陽聲韻的變化速度比陰聲韻及入聲韻快。這樣我們可以根據介音和韻尾的不同把〈入〉字頭的字根據韻母的不同分為 5 個字類。如下表所示 (表中陽聲韻類的-N 表鼻音韻末-m, -n 等，所謂「齊齒韻」是「齊齒非陽聲韻」的簡稱，「合口韻」是「合口非陽聲韻」的簡稱)：

(1) 〈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

環境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齊齒韻	ji-	li-	ji-	gi-	字、迕、二、日、入、兒、(乳 _漳)
齊齒陽聲韻	jiN	liN	jiN	giN	人、忍
合口韻	ju-	lu-	ju-	lu-	熱、裕、(乳 _泉)
合口陽聲韻	jun	lun	jun	lun	閏、潤、韌
合/開口韻	jə	le	jue	lue	(掇)

由上表可知，新泉音不分環境都傾向於：j→l；但新漳音則要看環境，在齊

齒音的環境下變成 gi，但在合口韻的環境下，傾向於不變，更新的方言也開始變成 lu-，沒有變成 gu- 的。

但是上述有兩個字漳泉的介音不同，「豆乳」字漳音 ji²，齊齒韻；泉音 ju²，合口韻。又「掞」(揉)字漳音 jue⁵，合口韻，泉音 jə⁵，開口韻；因為漳泉的環境不同無法做比較，所以在本研究中就暫時不做為比較的對象。²

按照韻母性質的不同，漳泉有不同的對應關係，其「通變系統」(diasystem)可以分為 5 個字類，排除漳泉韻母的差異，漳音韻母環境全同的〈入〉字頭聲母變項可以分為以下 4 個字類(以下各字後面所記的是最保守的音讀)：

1. 〈日〉類：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非陽聲韻，問卷收了「寫字」ji⁷、「迱(連)」jiok⁴、「十二」ji⁷、「日頭」jit⁸、「入來」jip⁸、「兒」ji⁵等 6 個字。

這一類的老泉音保存 ji-，但新泉音變成 li-；漳腔較能保存 ji-，但新漳音變成 gi-。

2. 〈忍〉類：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陽聲韻，如「人蔘」jin⁵、「忍耐」jim²等 2 個字。

這裏所調查的兩個字都是文言詞，「人」字的口語詞是 lang⁵，「忍」的口語詞是 lun²，不論漳泉早就變成 l 聲母了。

3. 〈熱〉類：這一類無論漳泉都是合口開音節的字，問卷收了「寒熱」jua⁸、「富裕」ju^{7 3}等 2 字。

這類字新漳音不會變成*gu-；但新泉音照樣會變成 lu-。

4. 〈靱〉類：這類字全部是陽聲韻 un 的字，字表收了「閏月」jun⁷、「潤

² 另外還有一個「外」字(多)，用於「外脰」gua⁷ce⁷一詞，泉腔方言多唸成 jua⁶，是「若夥」*jioh⁸ua⁶的合音，「若」jioh⁸是入字頭，所以可以說泉腔的 jua⁶後來變成 jua⁷→lua⁷，應屬〈入〉字頭；但漳腔方言多唸成 gua⁷，應屬〈語〉字頭。依梅祖麟(1999)的考證 ua^{7/6}的本字是「夥」，但這個 g 聲母的來源是什麼，照梅文末附的資料，所有閩語的「夥」字都是無聲母，所以漳州的「夥」字也應該是 ue⁷，而聲母 g 另有來源，一個可能的來源是由 jioh⁸變成新漳音 gioh⁸，然後合音成 gua⁷，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可是為什麼只有這個 gua⁷音特別會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也很不可解，既然這個 g 的來源成謎，成不規則的漳泉對應，所以也不列入本文討論的對象。

³ 雖然在《十五音》韻書「富裕」與「豆乳」、「寫字」、「十二」都同在〈居〉字母，讀為 ji，台灣也有一些老派漳腔唸成 ji，如「饒裕」唸成 jiau⁵ji⁷，但這個詞快成死語了，本問卷所收的「富裕」一詞，無論漳泉腔方言都唸成-u 韻，變化的規則和「熱」字相同，所以歸為〈熱〉類。這類字泉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漳腔方言傾向於保存 ju-音，部分〈入〉類、〈乳〉類唸成 gi- 的漳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

去」(反潮)jun⁷/jun³、「^真靚」jun⁷等 3 個字。

這類字無論漳腔泉腔都傾向於變成 lun，在各類中是變化最快的一類。

以下我們要逐類地把我們社會方言學調查的結果，分老漳區、老泉區，整理出各種變體的年齡差，從變體的年齡級差顯示出台灣閩南語的音變趨勢。然後跟我們所調查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所顯示的優勢音進行比較。如果兩種不同的調查方法所顯示的趨勢一致，我們就更有信心相信：〈入〉字頭所得到的「共時變異」，正是反映了「進行中的變化」。

6.2 〈入〉字頭的共時變異

如前所述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是針對偏漳腔和偏泉腔分別觀察其變化。本文用為分析的資料篩選 1999-2002 年所進行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中屬於老漳、老泉的 12 個方言點⁴的語料：

(2)

老漳方言	基隆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大牛稠村、宜蘭縣礁溪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老泉方言	台北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上述所謂的老漳方言或老泉方言都是比較「純」的方言點，比如老漳方言是老年層〈禪〉字母的字音「酸」、「飯」還唸成 uī 韻；而老泉方言是老年層央元音韻母還保存央元音 i、ə 的音讀⁵。

6.2.1 〈日〉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日〉類是〈入〉字頭之後接一個 i 介音 (即齊齒韻) 的字類，如表(1)所示。〈日〉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字」、「迕」、「二」、「日」、「入」、「兒」六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1.1 老泉區

(3) 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⁴ 截至 2003 年 2 月為止我們實際上已經調查了 16 個方言點，但本研究只比較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一方面因為新泉方言和新漳方言都在調查中，尚未整理完成，無法做比較，一方面據我們調查所知，台灣閩南語變化最劇烈的是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所以我們認為雖然沒有納入新泉方言和新漳方言的資料，但做為「音變趨勢」的研究目的而言，老泉腔方言和老漳腔方言的調查資料已經夠比較了。

⁵ 關於方言分區詳參 3.1.1.3 節和 4.3.1.3 節的說明。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804	88.7%	189	76.5%	214	91.1%	227	93.4%	174	96.1%
j	91	10.0%	54	21.9%	20	8.5%	10	4.1%	7	3.9%
g	11	1.2%	4	1.6%	1	0.4%	6	2.5%	0	0.0%
合計	906	100%	247	100%	235	100%	243	100%	181	100%

上表顯示，l 變體在老年層已經超過 3/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攀升，到少年層更達 96.1% 的高峰。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21.9%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 3.9%。至於 g 變體則一直都趨近於 0%。

6.2.1.2 老漳區

(4) 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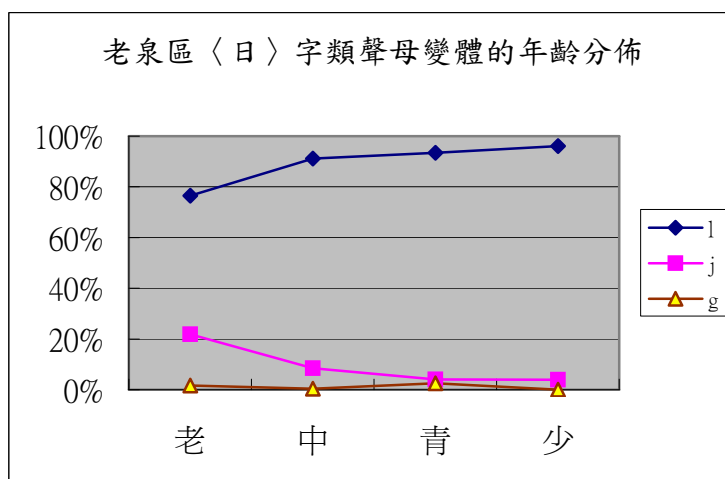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54	49.2%	81	32.4%	120	49.0%	125	55.1%	128	63.7%
j	407	44.1%	157	62.8%	108	44.1%	77	33.9%	65	32.3%
g	62	6.7%	12	4.8%	17	6.9%	25	11.0%	8	4.0%
合計	923	100%	250	100%	245	100%	227	100%	201	100%

上表顯示，老漳區的〈入〉字頭音讀顯得保守得多。傳統的 j 變體在老年層的佔有率佔了接近三分之二，雖然如此，隨著年齡層的下降 j 變體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佔有率，差不多衰退了一半；相對的 l 變體在老年層雖然只佔不過三分之一的佔有率，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上升，到少年層更達三分之二的佔有率，差不多增加了一倍，j 和 l 兩種變體可以說成了正好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至於 g 變體，佔有率比老泉區多了不少，但在老年層也只佔 4.8%，在中、青年略有上升的趨勢，尤其青年層佔了 11%，頗有起色，但是終於不敵 l 變體的競爭，少年層陡降到只有 4% 的佔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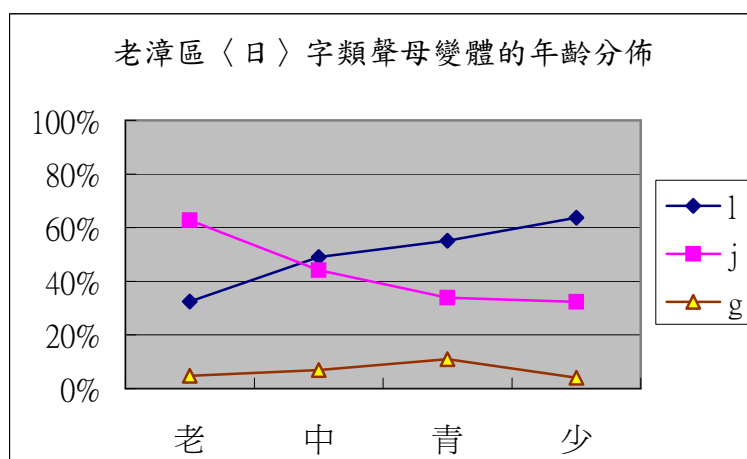
6.2.1.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現在將上面的資料製成曲線圖，看三種變體在老泉區和老漳區是否有一致的變化趨勢。

(5) 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6) 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上面兩個圖可見：無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漳泉一致的老變體 j 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 變體都一路攀升，顯示著老泉區和老漳區並行地在進行著 j→l 的演變。至於新漳音 g 變體的佔有率在老泉區幾近於零，在老漳區的佔有率略多，但中、青年層稍有起色，卻立即被新泉音 l 所壓倒。

6.2.1.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著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競爭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調查上。以下是閩南語區和客語區內台灣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統計結果：

(7) 〈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區的分佈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659	54.5%	466	65.6%	501	49.8%	532	50.7%	160	58.0%
j	1091	35.9%	222	31.3%	368	36.6%	406	38.7%	95	34.4%
g	292	9.6%	22	3.1%	137	13.6%	112	10.7%	21	7.6%
合計	3042	100%	710	100%	1006	100%	1050	100%	276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閩南語方言區、甚至客語區的反映，各種變體的比率都差不多，而 l 變體都最受歡迎。⁶

從具體的數字看來，大專青年(表(7))的偏泉區的 l 變體認同率(65.6%)，遠不如社會方言調查的老泉區(表(3))青少年層(93.4-96.1%)；至於偏漳區青年的 l 認同率(50.7%)也比老漳區(表(4))青少年層佔有率(55.1-63.7%)略低。可是無論如何 l 變體最受歡迎的事實是可以相互印證的。

6.2.2 〈忍〉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忍〉類是〈入〉字頭接齊齒陽聲韻(如 im, in)的一類字。如表(1)所示〈忍〉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人蔘」、「忍耐」兩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2.1 老泉區

(8) 老泉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303	91.5%	70	78.7%	78	90.7%	86	98.9%	69	100.0%
j	28	8.5%	19	21.3%	8	9.3%	1	1.1%	0	0.0%
合計	331	100%	89	100%	86	100%	87	100%	69	100%

上表顯示，l 變體在老年層已經超過 3/4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攀升，到少年層更達 100% 的高峰。相對的，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21.3% 的佔有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完全消失。換言之，〈入〉字頭在〈忍〉類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了。

6.2.2.2 老漳區

(9) 老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88	65.7%	40	52.6%	49	63.6%	55	75.3%	44	73.3%
j	90	31.5%	34	44.7%	24	31.2%	16	21.9%	16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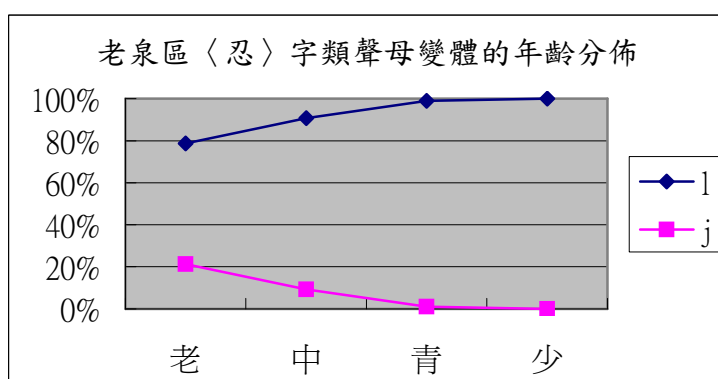
⁶ 我們的認同調查對象包括所有會說台灣話的台灣居民，除了來自閩南語區的，還有來自客語區和南島語區的，但因為來自南島語區的太少，沒有代表性，比如〈入〉字頭的調查，來自南島語區的大專青年認同 j 變體的佔了 3/4，有點異常。其他每一個變項的調查數據似乎都很異常，所以在本研究中，來自南島語區的資料都篩掉了，只採取閩南語區和客語區內台灣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統計結果。

g	8	2.8%	2	2.6%	4	5.2%	2	2.7%	0	0.0%
合計	286	100%	76	100%	77	100%	73	100%	6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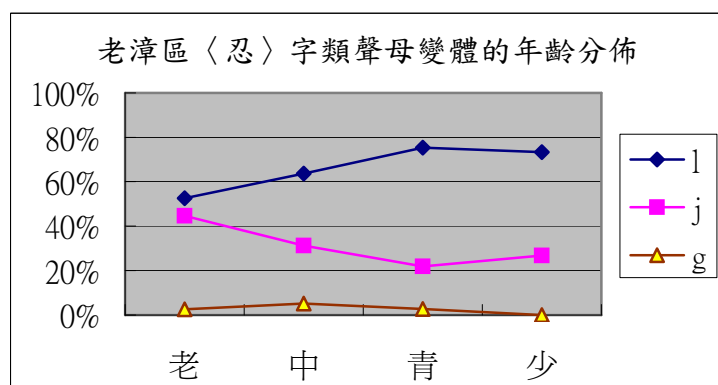
上表顯示，老年層 l 變體的佔有率(52.6%)已經超過一半，比〈日〉類(32.4%)多了 20.2%，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上升，但到了少年層只達 73.3%之高，不如老泉區達 100%。相對的 j 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44.7%，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一路下滑，到青年層只剩 21.9%，少年層略高，有 26.7%。但相差只有 4.8%，大概不能表示少年層有回升的趨勢，應該解釋為少年層的社會網絡較小，反而比已經出社會的青年層保守。至於 g 變體在老年層只佔 2.6%，在中年層略有上升的趨勢，此後便一路下滑，終於不敵 l 變體的競爭力，到少年層完全消失。

6.2.2.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10) 老泉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11) 老漳區〈忍〉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上可見：無論在那個方言區，漳泉一致的老變體 j 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 變體都一路攀升，顯示著老泉區和老漳區平行地在進行著 j→l 的演變趨勢。至於新漳音 g 變體在老漳區的中年層稍有起勢，卻立即被新泉音所壓倒，到少年層完全消失。

6.2.2.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下來讓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上：

(12) 〈入〉類聲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06	53.3%	103	58.2%	135	53.4%	127	48.1%	41	60.3%
j	316	41.5%	66	37.3%	100	39.5%	125	47.3%	25	36.8%
g	40	5.2%	8	4.5%	18	7.1%	12	4.6%	2	2.9%
合計	762	100%	177	100%	253	100%	264	100%	68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入〉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l 變體都最受歡迎。比較具體的數字，我們發現大專青年(表(12))的偏泉區 l 變體的認同率(58.2%)，遠不如社會方言調查的老泉區(表(8))青少年層的佔有率(98.9-100.0%)；至於偏漳區青年的 l 認同(48.1%)也比老漳區(表(9))青、少年層佔有率(75.3-73.3%)低。大專青年對於古老的 j 比較堅持，也許跟對於華語的認同有關，因為〈入〉字頭的字大體上對應於華語濁擦音聲母‘ㄗ’[z]，這個音位跟ㄌ[l]是對立的，因而他們比較不認同 j[dz/z]→l 的音變趨勢。

6.2.3 〈熱〉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熱〉類是〈入〉字頭之後接一個 u 介音 (即合口非陽聲韻) 的字類，如表(1)所示〈熱〉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_寒熱」、「_富裕」2 個字。這類字新漳音不會變成*gu-，但新泉音照樣會變成 lu-，所以只有 l 和 j 兩種變體。以下是調查結果：

6.2.3.1 老泉區

(13) 老泉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51	91.3%	58	77.3%	68	95.8%	75	97.4%	50	96.2%
j	24	8.7%	17	22.7%	3	4.2%	2	2.6%	2	3.8%
合計	275	100%	75	100%	71	100%	77	100%	52	100%

上表顯示，l 和 j 兩個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和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表(3))不論是年齡級差所顯示的音變趨勢和實際的數字都極為相似。

6.2.3.2 老漳區

(14) 老漳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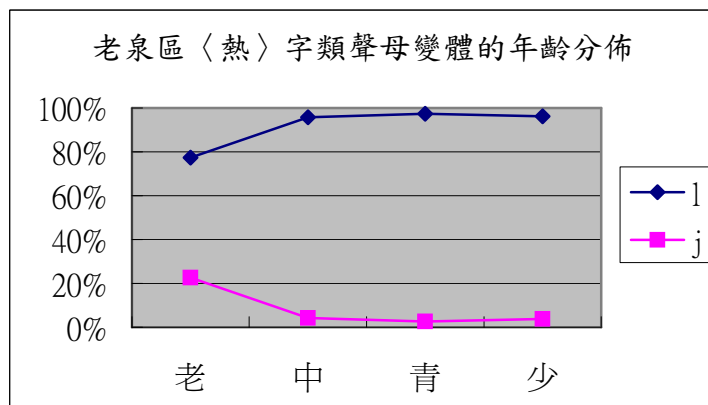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66	65.6%	32	45.1%	49	71.0%	43	71.7%	42	79.2%
j	87	34.4%	39	54.9%	20	29.0%	17	28.3%	11	20.8%
合計	253	100%	71	100%	69	100%	60	100%	53	100%

上表顯示，l 和 j 兩個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和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表(4))在年齡級差所顯示的音變趨勢極為相似，但是實際數字總計 65.6%，比〈日〉類 49.2%多了 16.4%。顯示 j→l 的音變規律，在合口韻類的環境比在齊齒韻類的運作速度要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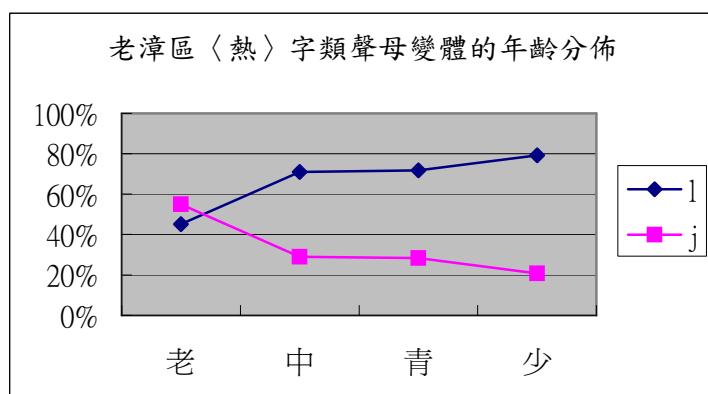
6.2.3.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現在我們把兩個方言區的〈熱〉類聲母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製成下圖。

(15) 老泉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16) 老漳區〈熱〉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面兩個圖〈熱〉類聲母變體的優劣趨勢和在年齡級差都顯示 l 變體佔了極大的優勢。老泉區幾乎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而在老漳區 l 變體雖然在老年層略屈劣勢，但是從中年層起，l 變體就取得了優勢，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趨勢，在少年層更和 j 變體拉長了比率，這種趨勢和〈日〉類的消長圖若合符節，但交點比在〈日〉類的老漳區出現得早，顯示合口韻前面的 j 比齊齒韻更容易變成 l。

6.2.3.4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

接著我們要看一看 l 變體的優勢是否也表現在大專學生的認同反映上：

(17) 〈熱〉類聲母變體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度比較表

	總計		偏泉區		混合區		偏漳區		客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27	56.1%	119	67.2%	134	53.2%	137	52.1%	37	53.6%
j	334	43.9%	58	32.8%	118	46.8%	126	47.9%	32	46.4%
合計	761	100%	177	100%	252	100%	263	100%	69	100%

上表是〈入〉字頭的〈熱〉類聲母變體在各個語言區的分佈。數字顯示，無論在那一個閩南語方言區的 l 變體都最受歡迎。比較〈日〉類的變體分佈比率，可謂相當近似，但是整體而言，〈熱〉類的認同總計佔 56%，略高於〈日〉類的 54.4%。

6.2.4 〈韌〉類聲讀的年齡級差

〈韌〉類是〈入〉字頭接合口陽聲韻(un)的一類字。如表(1)所示〈韌〉類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收了「閏月」、「潤去」、「^眞韌」等 3 個字。以下是調查結果：

6.2.4.1 老泉區

(18) 老泉區〈韌〉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421	98.1%	106	95.5%	106	98.1%	121	99.2%	88	100.0%
j	8	1.9%	5	4.5%	2	1.9%	1	0.8%	0	0.0%
合計	429	100%	111	100%	108	100%	122	100%	88	100%

整個趨勢和老泉區〈忍〉類是若合符節，l 變體在少年層都達到 100%的佔有率，但是在老年層的佔有率已經達到 95.5%，比老泉區〈忍〉類的老年層 78.8%多了 16.7%，總計 98.1%，比 91.5%多了 6.6%。顯示合口陽聲韻比齊齒陽聲韻更有利於 j→l 規律的運作。

6.2.4.2 老漳區

(19) 老漳區〈韌〉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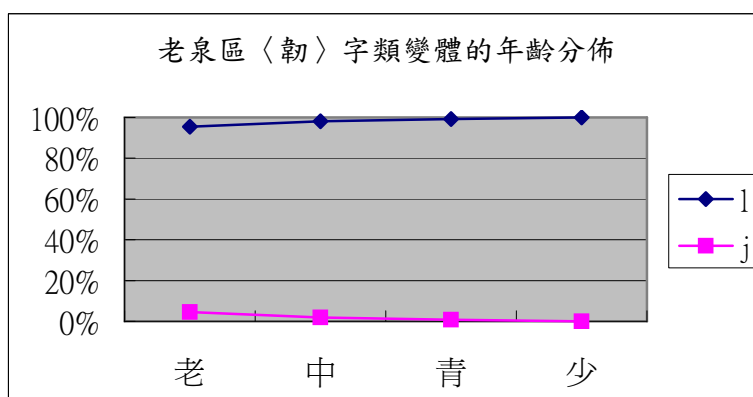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16	84.0%	61	77.2%	57	85.1%	60	92.3%	38	82.6%

j	41	16.0%	18	22.8%	10	14.9%	5	7.7%	8	17.4%
合計	257	100%	79	100%	67	100%	65	100%	46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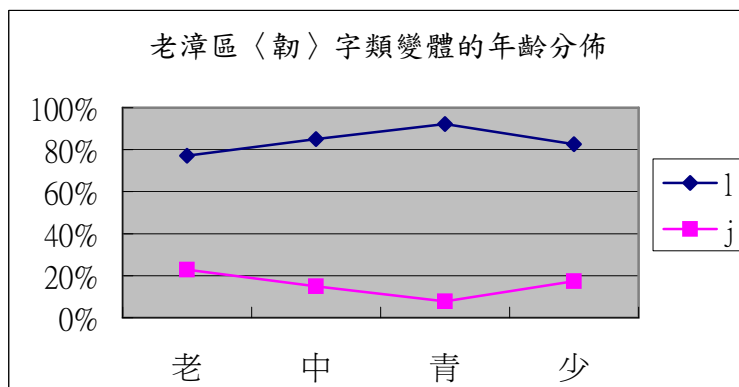
〈靺〉類在老漳區，從老年層開始就顯示 l 變體的優勢了(77.2%)，比起老漳區〈忍〉類的 52.6%多了 24.6%，所有年齡層總計 84%，比〈忍〉類的 65.7%多了 18.3%。這個數字又說明了合口陽聲韻比齊齒陽聲韻有利於 j→l 規律的運作。少年層的語音顯得比青年層保守，這也是正常的，因為少年層還沒有出社會，受到外來口音的影響比較少。

6.2.4.3 漳泉區音變的比較

(20) 老泉區〈靺〉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21) 老漳區〈靺〉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面兩個圖〈靺〉類聲母變體的優劣趨勢和在年齡級差都顯示 l 變體佔了極大的優勢。老泉區幾乎完成了 j→l 的音變規律，老漳區 l 變體也已經佔了絕對優勢，其趨勢比〈忍〉類的更加明顯，顯示同為陽聲韻合口介音前面的 j 比齊齒韻更容易變成 l。

〈靺〉類聲母在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中沒有資料，所以無法比較。

6.3 濁擦音消失律的結構擴散

上文中已經證明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但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速度不是各個字或各個字類齊步前進的，而和聲母在不同結構的韻類具有相關性，不同結構的韻類決定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速度。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的名稱(Wang 1969)，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6.3.1 不同的結構在不同方言的音變速度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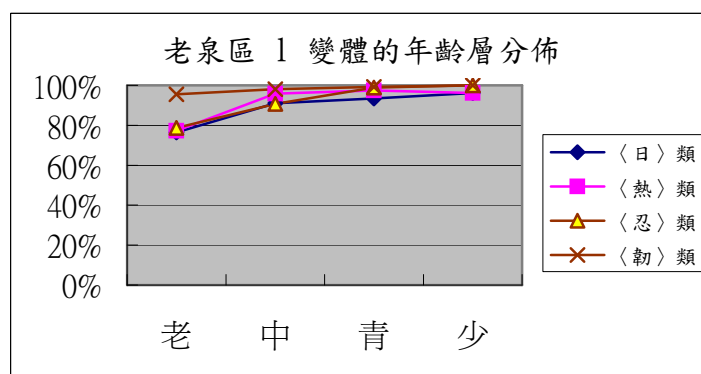
我們所調查的包括四個字類不同音節的〈入〉字頭聲母，上面的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那一個字類、不論是泉腔區或漳腔區， l 變體都表現了最大的競爭力，所有的字類、所有的方言都在運作著 $j \rightarrow l$ 的變化，因此本節把焦點放在這個音變規律在結構間的擴散上。現在將四個字類的 l 變體在年齡的分佈比率整理如下表，比較各個字類的變化趨勢：

6.3.1.1 老泉區

(22) 老泉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日〉類	77%	91%	93%	96%
〈熱〉類	77%	96%	97%	96%
〈忍〉類	79%	91%	99%	100%
〈靱〉類	96%	98%	99%	100%

(23) 老泉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圖



由上面的圖表資料可以看出，雖然四個字類的 l 聲母變化趨勢表現了相當的一致性，但在陽聲韻聲母位置的〈入〉字頭聲母變化的速度比非陽聲韻快。〈靱〉類字音變化的速度尤其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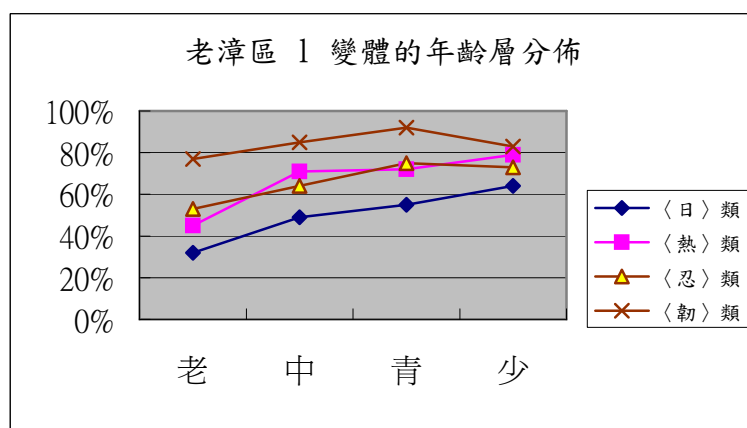
6.3.1.2 老漳區

結構擴散現象在漳腔區表現得更加明顯。因為漳腔區 j 崩潰的時間晚得多。

(24) 老漳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日〉類	32%	49%	55%	64%
〈熱〉類	45%	71%	72%	79%
〈忍〉類	53%	64%	75%	73%
〈韌〉類	77%	85%	92%	83%

(25) 老漳區 l 變體在各字類的年齡層分佈比較圖



比較圖(23)的老泉區年齡分佈圖，我們立刻可以發現，兩者音變的趨勢是一致的，只是音變發生的時間有前有後。老泉區、尤其是中年層起就幾乎已經接近完成 j→l 的音變規律了，而老漳區則急起直追，各個字類追趕的速度不一樣，合口陽聲韻的〈韌〉類的 l 變體佔有率在老年層就已經達到 77%了，到了成熟期的青年層達到最高潮的 92%，其餘 3 個字類在老年層還沒有超過 60%，但在少年層也都超過了。

至於合口韻和齊齒韻比較起來，我們也看出 j→l 的音變在合口韻的速度明顯地比齊齒韻快。在老泉區，因為音變早已發生，數字只能顯示微弱的趨勢，但在老漳區，合口韻的〈熱〉類和〈韌〉類在老年層就比齊齒韻 13-14%的比率，此後隨著趨勢的穩定化，比率差距逐漸減少，但合口韻一路領先齊齒韻。

6.3.2 音變速度與結構的關係

根據上面的論證，我們把〈入〉字頭的音變速度和韻母結構類型的關係歸納如以下的順位：

(26) j→l 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a) 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

(b)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

6.3.2.1 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

先談(26-a)的現象在文獻上的紀錄與討論。這個現象在《彙音妙悟》(1800)的紀錄就已經看出端倪了。如上所述,《彙音妙悟》中〈入〉字頭*j和〈柳〉字頭*l是對立的,但王建設等注意到「軟」、「閏」、「潤」等字「既可在“柳”母中找到,又可在“入”母中找到,這說明黃謙時代“柳”、“入”二母的界線并不分明。」(王、張 1994 上:34)

王建設等對於事實的發現是對的,但對於事實的解釋值得商榷。如果只有少數幾個字出現了兩讀現象,並不能擴大解釋為所有的j和l聲母都「分際不明」,由結構擴散的觀點看來,根據上面有限的資料,只能說明j母在合口陽聲韻的聲母位置時最早出現了崩潰的痕跡,j→l的規律在其他的結構尚未開始醞釀。

下面是檢索《彙音妙悟》全書中〈入〉〈柳〉兩字頭互見的情形⁷:

(27) 《彙音妙悟》文讀字音入、柳互見字

〈春〉*-un 字母:「閏」、「潤」。

〈川〉*-uan 字母:「軟」、「[土奘]」、「[手需]」。

一共只有 6 個字,並且都是合口陽聲韻。這個事實證明了,j→l的規律在1800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了端倪,而合口陽聲韻是所有的〈入〉字頭字類中最脆弱的,j→l規律最早在這個環境運作,而在其他的結構尚未開始醞釀。

為什麼合口陽聲韻這個環境特別適合j→l規律的運作呢?筆者認為跟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cooccurrent constraint)有關。鼻音跟濁音或跟塞音成分結合是無標的,也就是說自然的,但鼻音和[-VOICED(清音)]或[+STRIDENT(刺耳)]結合成清鼻音或鼻擦音是有標的,也就是說更不自然、更容易受到限制,在共時的地理分佈有限,在歷時上容易變化成比較無標的音(洪惟仁 2000c:669-670)。鼻音與擦音的結合限制謂之「鼻擦音限制」⁸,洪惟仁(2000c:687-688)以此解釋三等鼻音聲母,如〈日〉紐 *ɲ- 因介音j的影響而擦音化時,可能變成 *nɰ- 或 *ʐ-,違反了這個限制,不得已要採取一些迴避策略而發生音變。策略之一是取消鼻音,如北方漢語及南方漢語的文讀音,如 ɲ- → nɰ- → ʐ- (如閩南語) 或進一步

⁷ 閩南語的〈入〉字頭雖然主要源自中古〈日〉母字,但來源不一,而且變化速度不一,有些白話字不論漳泉早就變成l了,如「忍」lun²、「蕊」lui²、「汝」li²/li²……等,在《彙音妙悟》和《十五音》等一系列韻書都歸入〈柳〉字頭,現代方言也都唸成l的,雖然中古音屬於〈日〉母,我們還是認為在閩南語屬於〈柳〉字頭,這些字不能算是〈入〉字頭,因此不在下面的統計中

⁸ 洪惟仁(2000c)原文叫做「鼻續音限制」,因「續音」的範圍較廣,還包括l,本文只討論擦音性,茲將[+CONTINUAT](續音性)修正為[+STRIDENT](刺耳性),「鼻續音限制」修正為「鼻擦音限制」,以求明確。

變成 z_- (如北京話)；策略之二是取消擦音或迴避擦音化陷阱而保存鼻音，如一般的南方漢語(如客語〈日〉紐唸 $*j_-$ ，其他許多方言變成 n_-)。

共存限制發生的領域各個方言不一定，它可以發生在同一音段內，也可以發生在相鄰的兩個音；可以發生在同一個音節內，也可以發生在相鄰的音節。由上述 $j \rightarrow l$ 的結構擴散原則(27a)，我們看出，閩南語濁擦音和鼻音的結合限制也發生在同一音節領域內。這個限制可以寫成：

(28) 音節內鼻音與擦音共存限制

濁擦音聲母不能和鼻音韻尾在同一音節內共現。

陽聲韻聲母 j_- 和韻尾鼻音 $-N$ 的共存限制屬於音節內輔音的「隔音異化」(distant dissimilation)。聲母和韻尾發生異化現象是普遍的，拉丁文不容許同一個音節之內有兩個 l ，所以 $*lal$ 這樣的音節是不合法的，這個限制逼使 $lal \rightarrow lar$ ，英語繼承了這條規律，所以英語可以有 *national*，但沒有 $*regulal$ ，必須變成 *regular*。漢語普遍發生的唇音異化也是一種音節內的隔音異化，如「犯法」 $*fam\ fap \rightarrow fan\ fat$ ，少數漢語還沒有發生這種異化，如客語，但大部分的漢語都發生了，如北京的 *fan\ fa*。這些例子顯示聲母(onset)和韻末(coda)發生「隔音異化」是很普遍的現象。

由此可見〈入〉字頭聲母 j_- 和鼻音韻尾 $-N$ 發生共存限制而比其他的韻類先行變化也是很自然的。

6.3.2.2 濁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

至於(27b)的解釋似乎比較困難，本文作以下的嘗試。(27b)的原則顯示， j 和 u 有一點共存限制，但和 i 的共存限制較小。 $/j_-/$ 是舌冠擦音或塞擦音，舌冠音接 i 時往往變成舌面擦音，如日語 *zi/ di* 現代音變成 $[d_3i]$ ；至於舌背音 g 接 i 時往往也變成 $[d_3i]$ 或 $[d_3i]$ ，或如再清化為 $[t_3i]$ (如「奇」、「近」等字)，這樣的音變謂之「顎化」(palatalization)，現代漢語見系字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詳參何大安 1988 第二章)，英語、法語也有類似的變化⁹。由此可見，元音 i 和擦音的特徵結合是很自然的，顎化音具有擦音成分是有標的。

相對的，濁擦音接 u 變成舌尖擦音 $[zu]$ ，發音時必須由舌尖音 $[z]$ 運動到舌背(dorsum)的 $[u]$ 位置，無疑的比發 $[zi]$ 更加麻煩，也就是更費力，是比較「有標」的結合。在英語 $[d_3i]$ 音的功能負荷很大，涵字很多(大部分拼成 *ji, je, gi, ge* 的字都唸成 $[d_3i]$ 音)，相對的 $[d_3u]$ 音的涵字很少(只有拼成 *ju-* 的極小部分的字如 *juice, junior* 等)。

⁹ 顎化是世界語言的普遍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塞音顎化的結構通常變成塞擦音或擦音。漢語屬於中古「日」母字的音讀如果失去鼻音(如上述採取策略一的方言)，通常是變成濁擦音或濁塞擦音。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閩南語 ji [zi/dzi] 是無標的音串，但 ju [zu/dzu] 是有標的音串。有標的音串當然比無標的音串容易變化。我們認為這就是合口韻類比齊齒韻類聲母位置的〈入〉字頭運作 j→l 的速度比較快的原因。

6.4 〈入〉字頭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如前所述，現代台灣閩南語三個變體：j, l, g 之中，j 是最古老的形式，在共同閩南語〈入〉字頭就是唸 j 的，但是這個變體早就開始衰退了，泉腔方言最早開始變成新泉音 l，而漳腔方言也跟著開始往 g 的方向演變。從上述的調查結果已經清楚的證明了不論漳泉，j 變體普遍地走向衰退的道路，同時兩種新變體 g 和 l 也發生了競爭。調查結果顯示 l 變體在競爭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g 在漳腔區的中、青年層一度有略微竄升的企圖，但終究抵不過 l 的競爭而欲振乏力。

如 2.4 所論，方言學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呈現方言的事實，並且要提出一個解釋，以我們研究的方言變異來說，我們不但要知道變體消長的事實，並且要能夠解釋音變的動機、方向及與語言結構的關係。

現在關於〈入〉字頭聲母音變，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釋：

(28)

- 1) 為什麼 j 變體會衰退？
- 2) 為什麼 g 變體敵不過 l 變體的競爭？

第一個音變「動機」的問題，第二個是「方向」的問題。

6.4.1 功能負荷與 j 聲母的衰退

打開任何一個有〈入〉字頭聲母的閩南語同音字表，都可以發現，〈入〉字頭聲母的分佈受到結構上的限制，比如羅常培(1931)所附的〈廈門單字音表〉中，dz 聲母完全不配開口韻¹⁰，只配齊齒韻和合口韻，並且有許多空音。j 聲母的涵字也很少，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Cambell 1913)全書 814 頁，j 聲母的字只有 15 頁，佔 0.12%。這個事實證明了閩南語〈入〉字頭聲母的功能負荷很低，換言之〈入〉字頭聲母在音韻上的區別功能很小。

從發音的觀點看，音越好發越好，音韻系統越簡單越好，音位數目越少越好。但是音位的數目由多變少意味著音位的合併，音位本來是為了區別意義而設的，音位的合併意味著語素、詞彙的語義混淆。

如果因為音位的合併造成兩個字類無法區別意義，這樣的音變就會受到功能

¹⁰ 其實廈門話有一個「揆」(je⁵)是開口韻的字(見本文 1.2 的介紹與說明)，不過開口韻的字數極少。

上的抵抗，而抵抗的力量牽涉到「功能負荷」(functional burden/yield/load)的大小。所謂「功能負荷」指的是利用這個音位的區別功能來區別意義的語素、詞彙的量，以及這些語素、詞彙的使用頻率。「功能負荷」大的音位對於音變的抵抗力當然會大於「功能負荷」小的音位 (詳參 Martinet 1952)¹¹。反之，涵字少的音位或音類比涵字多的音位或音類對於音位合併的抵抗力要小。

〈入〉字頭聲母發生音變的時候如果不造成音位的混同，這只是一種「語音變化」，純粹的語音變化不牽涉到語義的混淆，因此不會遭遇到功能性的抵抗，但是因為閩南語本來就有 l 和 g 的音位了，無論 j→l 或 j→g 都是一種「音位變化」，也就是音位系統的調整，音位系統的調整意味著音位混同、語義混淆，必然會遭到功能性的抵抗。譬如「兒」，ji⁵→li⁵的結果和「狸」、「狸」、「釐」、「離」……同音；又如「字」、「二」、「細膩」，ji⁷→li⁷的結果和「利」、「吏」、「呂」、「痢」……等同音，總不能避免功能上的焦慮。可是因為 j 的涵字太少，「功能負荷」不足，上述功能上的焦慮就會少得多，音變的抵抗力就比較低，因而比較沒有辦法阻止音變的發生。j 變體的功能缺陷表現在以下的三點：

- 1) 只能出現在齊齒韻和合口韻的聲母位置。
- 2) 只限於中古音系的三等字，所以涵字較少。
- 3) 〈入〉字頭的涵字都是「文讀音」，在口語的使用頻率低。

基於上面的理由，我們認為〈入〉字頭聲母的崩潰是由於「功能負荷」不足所致。音系簡化(simplification)是音變的主要動機，而〈入〉字頭聲母 j 的「功能負荷」太低，因而不足以抵抗併入其他聲母的音變趨勢。

6.4.2 結構完整性與 j 聲母的衰退

Martinet(1952)也討論到結構和音變的關係，他所說的是音位結構，引用到我們的研究來，也可以從〈入〉字頭的崩潰得到印證。我們看閩南語的聲母結構，塞音有三個序列(orders)：唇音(labial)、舌冠音(coronal)、舌背音(dorsal)，各有三個系列(series)：清音不送氣、清音送氣、濁音。但是塞擦音只有兩個音，擦音也只有兩個音，不能和其他的塞音構成「關聯系統」(correlation)。列如下表：

¹¹ 但 King (1969:201)認為出現頻率無關於音變，除非能夠證明統計是語言能力的一部分。筆者認為統計的確是語言能力的一部分，一個語言的母語人對於方言變體(不論是地域方言變體、社會方言變體、風格變體)是相當敏感的，這些語感來自變體的使用頻率，不斷的共現，促使人們自然地把不同的變體、場合、說話對象系聯(identification)起來，如果統計不是語感的一部分，人們如何正確地切換(switching)不同的變體呢？雖然功能理論還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普遍準確的「臨界值」(critical value)，但這不能否認功能理論的假設。臨界值可能隨著語言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有異，跟語言社會學的環境，也應該有關係，不能一概而論。至於變體跟年齡、社會階層的相關性乃是社會語言學研究一致肯定的結論，King 對於功能理論的質疑我們無法接受。

(29) 閩南語的聲母系統

	唇音	舌冠音	舌背音
清不送氣塞音	p	t	k
清送氣塞音	ph	th	kh
濁不送氣塞音	b/m	l/n	g/ŋ
清不送氣塞擦音		ts	
清送氣塞擦音		tsh	
清擦音		s	
濁擦音		j [z/dz]	

由上表可見，塞擦音和擦音都沒有唇音和舌背音相陪襯，在唇音和舌背音序列有一大片的空音(gap/hole)，缺乏結構的完整性(pattern congruity)。因此塞擦音和擦音系列中舌冠音是很孤獨的，而 j 尤其孤獨，j 是唯一的濁音，它可以讀成濁塞擦音[dz]和/ts/相配，也可以唸成[z]，和/s/相配，閩南語沒有/*z/和/*dz/的對立，泉音和漳音音值上的差異正好表現了漳泉方言對於清濁配對的策略差異。

j 孤獨的個性顯示：即使這個音消失了，只是減少一個音位而已，並沒有牽動其他的唇音序列或舌背音序列，也沒有牽動它的清音配對(ts 和 tsh)，所以 j 的消失在結構上的牽累少，j 音位的消失所引起的抵抗力就小。不像塞音，塞音音位有 3 個序列，如果要取消其中的一個濁塞音，如 b→p 清化(devoicing)，會牽動 l[d]、g 跟著它清化，這樣抵抗力就會增加到 3 倍，變化跟著困難 3 倍。

由此可見結構完整性也是評估音變可能性的指標之一，j 聲母的結構缺陷不能說不是容易音變的音素之一。

從語音的有標性來看，擦音清濁對立比塞音清濁對立更有標，尤其是舌尖音或舌面音更有標，可以從 UPSID 統計的採用頻率中得到證明：塞音中普通清音(plain voiceless)有 309 個，普通濁音出現 195 個，濁清比 0.63，其中舌尖清音 135 個，濁音 77 個，濁清比 0.57 (參 Maddieson 1984:35)；至於擦音，清擦音是最無標的，世界上有約 83%的語言有/s/，但不是有/s/就一定有/z/。據統計，舌冠擦音整體濁清比 0.43，其中舌尖擦音濁清比 z/s=0.36，舌葉擦音清比 ʒ/ʃ=0.34 (Maddieson 1984:45)。換言之[s], [ʃ] 都蠻受歡迎的，但 [z]/[ʒ]卻不那麼受歡迎。世界的語言只有約 1/3 的語言有清擦音和濁擦音相配，2/3 的語言濁擦音出現空音。可見沒有濁擦音跟清擦音配對是世界語言普遍的現象，〈入〉字頭 j [z/ʒ] 的有標性頗高，它容易消失是自然的趨勢。

6.4.3 漳泉新音競爭力的比較

其次我們要解釋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兩個新變體的競爭下，g 會輸給 l 呢？比較下面的兩條規律：

(30)

Ra $j \rightarrow l$

Rb $j \rightarrow g / ______ i$

我們立刻可以判斷 Ra 比較自然。

理由之一：Ra 是一條強化律(fortition/strengthening)，j [z/dz] 和 l [l/d]¹²同是舌冠音(coronal)，j $\rightarrow$ l[l/d] 只是取消擦音特徵而已，並沒有改變發音部位。相反的 j 和 g 的發音部位不同，Rb 不但要運作強化律，並且要改變發音部位，換言之 Ra 比 Rb 容易運作。

理由之二：Rb 的運作是有條件的，就是只有在 -i 前面才能運作，其餘的環境依然維持 j 的音讀，沒有變成*ju $\rightarrow$ gu 的情形。Rb 運作(ji $\rightarrow$ gi)的結果使得原來〈入〉字頭的 j 變體的字變得更少，功能負荷更加降低，也就是說 Rb 的運作對於解決 j 的功能負荷不足問題不但沒有幫助反而使得 j 更加孤立，顯然不是好的音韻策略。

理由之三：「顎化」(palatalization)是一條自然而普遍的發音部位上的「同化律」(assimilation)，如漢語、英語、法語都發生過 gi $\rightarrow$ ji[d₃i/ʒi]的音變。但是反其道而行的 ji $\rightarrow$ gi 是一條發音部位的「異化律」，在世界語言的歷史音變上不是自然、普遍的音變律¹³。既然是不自然的變化，在方言競爭中遭受 j $\rightarrow$ l 音變律的淘汰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命運。

基於上述三個理由，我們可以看出 Ra 比 Rb 自然而普遍，在漳、泉兩種新變體的競爭中，l 取勝，而 g 落敗的事實可以得到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6.5 小結

這一章討論〈入〉字頭聲母 j 的音變。閩南語比較早期的文獻都記載著 j 是一個獨立的聲母，和〈柳〉l、〈語〉g 相對立，但是近兩百年來，文獻逐漸出現 j $\rightarrow$ l 的紀錄，根據文獻的紀錄，音變最先在泉州發生，逐漸向廈門、台灣擴散。

¹² 這裏的 l [l/d] 代表《十五音》系統韻書的〈柳〉字頭，歷史上它是 n 和 l 的混同，如(29)的「閩南語的聲母系統」所示，l 在共時音韻上的地位和 b, g 一樣是屬於濁塞音的序列，其音值多半是 [d]，只有在低元音之前稍微帶有邊音 [l] 的成分。雖然傳統上習慣寫成 /l/，但不論歷時的或共時的，不論是語音上或音韻上，/l/ 應該屬於濁塞音序列，因此我們把 j $\rightarrow$ l 看成是一種「強化」。

¹³ 這裏只說 ji $\rightarrow$ gi 是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而不是說不可能的變化，新漳音就是一個不自然音變的實例。理論上只要是生理上可能發出的音就是音變可能的方向，但有些音變規律卻是有標的、不自然的，所以實際上在人類的語言發生的機會比較少，在方言競爭中，越是不自然的變化受歡迎的程度就會越低。類型學上所謂的「普遍性」通常指的是「統計的普遍性」(statistical universal)，而不是「絕對的普遍性」(absolute universal)。詳參 2.1.2.3 節的討論。

今天泉州和廈門已經完成了 j→l 的音變了，台灣則急起直追。

在台灣，無論是泉腔區或漳腔區都在發生著 j 聲母的崩潰，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顯示，老泉區比老漳區的音變早得多。老泉區的老年層還有少數唸 j 變體的，青、少年則幾乎已經完成 j→l 的音變了。老漳區起步較晚，但是急起直追，無論那個字類，在少年層都已經超過 60% 的佔有率了。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證明了 j→l 的音變趨勢，但是比起一般民衆速度較慢，顯示大專學生可能把 j 變體當成是一種標準音(norm)，而這個認定可能和台灣的國語把日紐字唸成濁擦音有關。

我們也發現 j→l 的音變速度和音節結構有關，我們把這個相關性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j 在陽聲韻聲母位置比非陽聲韻容易變化是因為擦音和鼻音的共存限制；合口韻快於齊齒韻則是因為由舌尖到舌背的[zu]音串比同為舌面音的[zi]音串在發音上比較麻煩，也就是比較有標的結合，因此比較容易發生音變。

最後本文為兩個現象提出解釋，關於 j 的崩潰，我們認為是因為閩南語〈入〉字頭的功能負荷低，的音系結構上也比較孤單。關於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的競爭中，l 取勝的原因是因為 j→l 比 j→g 更容易而自然。